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第三十九回 收人妖全憑舌戰 教毒虎本此仁心

三緘師徒聞說東嶽多仙，急急前奔，不久已抵山麓。師徒在靈官殿暫宿一宵，層疊而登，直到峰頂。其間廟宇寬廣，亭臺小樹曲折可人。廟中住持亦屬道士，師徒拜見後，知客小道導至廟左之留花閣宿之。天已昏黑，廟之美好未能詳說，師徒五人各入榻所用功。待廟內曉鐘敲候，三緘獨出榻所，來至閣門。門聯書云：「閣靜常臨仙子駕，春深應有異花留。」由閣轉東，有一小巷，自巷直出，則曲逕在焉。三緘竟從曲逕窮之，入一小樹，內有二老對奕其間，見得三緘，停奕謂曰：「爾何地寺觀來耶？」三緘拜而言曰：「無非寺觀中之道士也。」二老曰：「爾無寺觀，爾將何為？」三緘曰：「奉命吾師，四海雲遊，以積外功者。」老人曰：「爾在雲遊，可到九液源中，得會玄冥童子，聽爾使命否？」三緘曰：「內火尚未精純，安得大還之樂。」老人曰：「吾見爾行動乾體未成，以其三陽未補乎三陰也。須於是處用功，方能成其乾體。」三緘得此指點，拜而受之，意欲再求指陳，轉瞬之間，二老突然不見。三緘悵望良久，下樹而還。剛至曲逕，棄海、三服與本廟道士見而驚曰：「吾師何往，已三日不見耶。弟子於是廟中亭閣臺榭俱已尋遍，蹤跡全無。二狐以為師先下山，幾欲追訪，吾以為師行必率弟子，萬不肯獨自他逝，今果然矣。吾師究何往哉？」三緘曰：「吾晨起出閣，由此逕來，即入小樹，內有二老對奕，因吾至而言談數句，倏忽不見。時似未久，何即三日乎？」言此，二狐亦至曰：「此樹吾兄弟已至三次，未見有師，並未見有老人，何也？」本廟道士曰：「吾廟無有奕者，是必仙神在此，為爾師徒指點大道耳。」談談論論，師徒仍歸留花閣，廟中道士日款齋筵。三緘住閣月餘，冀其復有神仙之遇，無乃往來雖眾，率皆唐夫俗子，渺無仙跡焉。只得師徒下此峰頭，揚鞭而去。

前行六七日，瞥見膏腴萬頃，青疇綠野，山水迴環。詢是村名，有告之者曰：「此富良村也。」三緘甚愛是村幽雅，豁人心目，奈訪諸人，人皆言村中無有寺觀，欲棄此他往，心又不捨，因傍道左垂楊，托以息肩而為求宿計。息足既久，路無行人，剛欲前征，一叟偃偻而來，亦息足於垂楊之下。三緘曰：「老叟奚自？」老叟曰：「赴市而歸耳。」三緘聞說有市，因詢之曰：「此去市廛，途程幾許？吾等可入而不晚乎？」老叟搖首曰：「日夕矣，不可至矣。」三緘聞市不可至，乃曰：「吾等今夜無所依歸，老叟府第非遙，肯容借宿否？」老叟曰：「如不嫌湫隘，一宿何妨。」三緘曰：「止要能容師徒之身，何必寬敞。」老叟曰：「如是可隨吾歸。」三緘師徒即隨之行。及至居址，乃一大第。宅叟導人，三緘極目四顧，樓臺一切雖已頹靡，模範猶存，似亦世族巨家轉而為農者。移時，老叟獻茗，盞器不凡，至設齋筵，而碗箸精工，尤非尋常所有。師徒食後，老叟謂三緘曰：「吾觀道長器宇軒昂，諒屬得道者流，凡鬼怪妖魔，俱可收伏。」三緘未及回答，狐疑在旁曰：「吾師徒求宿老叟貴宅，不講誇賣海口，是收妖一事，無論能飛能走，能土遁、水遁、火遁、金木二遁，以及無形無影的鬼妖，善駕雲霧的天妖，皆舉手可擒焉。」老叟曰：「貴師徒有此妙道，吾沾光矣。」狐疑曰：「老叟之家，莫非有妖乎？如其有之，吾等不似時下巫師，要楮炬酒牲方可以擒也。」老叟曰：「爾師徒俱靜養片時，待妖來後，吾丟個面色，爾即擒之。然吾家這妖最善駕雲，爾等不可大意。倘有法寶，須要隨身帶。」狐疑曰：「妖能駕雲、擒之更易。」言已，老叟導入斗室而出。

天剛昏黑，三緘師徒正在室中靜坐待妖。忽然室門開處，來一少年子弟，不過二旬，見了師徒，每人一揖。狐疑詢曰：「爾妖乎，人乎？」少年笑曰：「吾老叟之子也。」狐疑曰：「爾昆仲幾何？」少年曰：「只吾一人。」狐疑曰：「爾何名耶？」少年曰：「吾族葉氏，賤號紫光。」狐疑曰：「爾入室何事？」紫光曰：「吾自外歸，老母對吾言有高人在茲，特命拜見耳。」狐疑曰：「爾父言爾家有妖乎？」少年曰：「誰家無妖，至吾室之妖，則吾未見。」言談三兩，入內而去。老叟遇著，扭定擊之。紫光悲啼，聲達戶外。狐疑驚曰：「老叟室內妖食人乎？不然，何哭泣之至如此兇悍。」手持寶器，將要出戶，老叟已搥紫光入室，向三緘而泣，曰：「此即吾家之惡妖也，望道長收之。」三緘曰：「此係叟子，時才拜見吾等，何以妖稱？」

老叟手指紫光，且泣且言曰：「吾夫婦四旬無子，求神拜佛，四十有五始產是蠢才。夫婦愛之，不啻拱璧，稍有微疾，藥不離口，凡糖食果品玩好之物，隨欲而投。長送攻書，大小葷腥，常命家僕送入館內。逢暑衣葛，遇寒予緞，無一不順此子之心。孰知年到二九，遇淫友講春宮宿柳眠花，變為淫妖。由淫而賭，將吾歷年所積概行輸盡，至今無銀用度，家內一空，是為賭妖。輸人錢銀，暗地請證恭賣祖宗遺業，吾知不許，彼則厲言相觸，是謂逆妖。且吾二人年就衰邁，各制老衣數件，以備不虞。彼母之衣，此子假為娼娘借用，母為所誑，負入市鎮售之，是又駕雲妖也。若吾之衣緊鎖箱內，彼於前日又復暗竊以去，不亦為盜妖乎？總而言之，謂之人妖。祈道長將此人妖降伏，俾吾二老不至啼饑號寒，貴師徒勝於禮佛朝山，吾夫婦恩銘肺腑矣。」

言罷，大放悲聲曰：「吾被此妖實實害得心傷也！」其妻亦帶淚痕，執杖前來，勸之而入。

三緘見此情景，默默無言久之。狐惑曰：「爾在老叟前誇下大口，今妖在此，爾去降之。」狐疑曰：「這個妖怪不能噬人，亦不駭人，師命吾降靈符也治不下，口訣手訣也降不著，將用何法乎？」三緘曰：「爾動誇師徒道法高妙，飛走駕雲的爾都能擒，此亦駕雲妖也，爾何不去擒耶？」狐疑曰：「山妖水怪我會得多，亦擒得多，似這人妖，方會頭次，弟子無此法力，讓師降之。」三緘曰：「諒爾難降，且待為師與彼大戰幾合。」狐疑曰：「如此我等各執法寶，前來助戰焉。」三緘不慌不忙，將紫光之捆鬆卸，命彼坐定，整整精神而詢之曰：「爾何不聽父母教訓，而好此嫖賭乎？」紫光曰：「吾雖至愚，略知聖賢粗義，其不體父母之教者，亦效吾父之行耳。父於少時，倘若不嫖不賭，吾家今日安致空乏如斯？吾聞正人必先正己，吾父教我以正，其如彼之不出於正何？」三緘暗思：此槍刺得厲害。乃另入陣門曰：「爾父先年貪於嫖賭，亦如爾今日之迷，醒而後知所為之失也。爾父知前此之失，而規爾以今茲之失，爾宜速改其所失，以免後人又咎爾失焉。」紫光曰：「吾父前不自責其失，已將家業剝削無餘，今始為吾責之，不知吾不資乎嫖則家無其妻；無妻者，吾父之嫖賭所害也。吾不資乎賭則家用無出，是不亦吾父之嫖賭害之乎？居今日而以嫖賭論，吾皆自父之嫖賭始。父不自責而反責吾焉，計已左矣，又何怪誑盜盜錢為不肖耶？道長毋得多言，吾於他日即將遺業喪盡草死，吾父亦甘願當此不肖之名而已。」三緘曰：「子言過矣。吾以天而譬子之父焉。天於四季之間雨暘時若，人民得其豐美，如父母愛子，衣食無不令之豐足也。為子者得其恩，宜思所以報其恩，不待父母言之矣。至有時而久晴不雨，或時而久雨不晴，天災流行，毫無收穫，生民草死，溝澮皆盈，爾雖悲天怨天，又將天如之何哉？總之父母如天大，縱父母有過，尚宜隱之；況父母教子，原望子成，非害子也。爾何不前愆改去，以順父母之心？如橫不順理，惟以父母之不是為懷，父母一旦草亡，屍骸爾必厝之，爾即不厝，無非拋於野外，為獸傷鼠咬止矣。」

吾問爾之後嗣，又安必不如是待爾？即不如是待爾，陰曹法律極嚴，能漏網於生，豈能容爾於死哉？」紫光得此頂門一針，泣然流涕而悔曰：「吾過矣，吾過矣。吾願改悔前愆，而不復有他歧之惑矣。」三緘於是請老叟夫婦出，紫光叩頭悔過。人妖已降，老叟厚治齋筵以款。

師徒住此數日，別而之他。狐疑在途，問及三緘曰：「吾師何能收此人妖而使之心悅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山妖水怪，鬼魅魔精，非法寶靈符不能治伏。若人之為善為惡，在乎一心，能將心之所迷勸得透，打得破，則心清氣爽，如幽谷燃燈，一照即明，未有不首肯者也。老叟言其子為人妖，吾直以為心妖耳。」狐疑曰：「如此看來，惟有人妖難治，設遇禽獸之屬，亦如吾師之所謂心妖者，可得而破之否？」三緘曰：「人為萬物靈，可以言語動之。禽獸蠢物也，安可動以言。」狐疑曰：「若或遇此，又將何如？」三緘曰：「自此入人室中，爾無誇降妖之術，則妖不能治，笑之無人足矣，他何說哉！」狐疑曰：「不誇其術，一宿恐難容矣，焉望厚款？」三緘曰：「爾亦醫術中之徒賣口角者耶？」狐疑不敢再答。

三緘俯首趨奔，忽見前途往來來，行人頗眾。三緘曰：「前面其有市乎？否則行人何如是之多也。」旁人曰：「道長問市，得毋欲息肩歟？歷此不遠即平陽鎮耳。」三緘聞說，謂其弟子曰：「吾師徒有所歸宿矣，可兼程而進。」無何，至鎮宿於臨泉閣

中。閣中住持亦屬道士，師徒拜見後，道士以一室安之。

三緘既得其所，獨出閣外閒遊。遙見屍座小山，草色如翠。

三緘望此遠步，直上山頂。四下觀望，三面平坦，田連阡陌，惟南一面山大而險，巉崖怪石，訖如壁立焉。三緘思之：「對山險峻，林木如麻，崖頭煙生，固屬山川出雲，不足為異。何以壑內有紅綠之氣妖嬈其中，此非巨蟒所為，必毒蟲所出，但不知有害於人否。如係害人之物，吾必除之。」觀望逾時，天色已暝，歸來詢之閣中道士曰：「市外一小小山兒，三面皆膏腴之地，惟向南望，一山高險，是何名乎？」道士曰：「是名『鵝鸛嶺』。以其高崖碎石之上，慣宿鵝鸛，於此生子。古傳如是，今仍以其名名之。」三緘曰：「嶺下野壑中瘴煙時起，紅、綠二色妖嬈空際，其間豈無妖孽擾害村人？」

道士曰：「吾自雲遊來茲，村人以吾誠篤，命居此閣經理香火。是嶺雖近，從未至之。近聞出一毒虎，累於村內攫人而食，村人客歲曾約鄰居數百，各持械器捕此毒虎，嶺已搜遍，渺無蹤跡。誰知此虎潛在巉崖穴中，被一壯丁見之，以炮中出，身大於犢，蹄過於箕。剛出穴時，仰天一呼，山谷皆震。膽怯者器械墜地，呆立不動，即知趨奔者，而又顛仆累累。此日所傷人數二十有八，僅食其二，手足猶存，餘則或腰傷，或頭破，亦或足折手斷，而屍陳嶺之上下。父母雖極痛楚，不敢收之以歸。自為村人搜捕已後，愈肆其毒，始而夜出盜食村間子女，繼則晝亦如斯。近嶺居民，戶戶喬遷，田地久就荒蕪矣。所異者，嶺上摘星閣一白髮老道，下嶺入市，往來時與虎遇，虎反搖尾相親，迎送無逆。自老道外，無人敢到嶺頭焉。」

三緘曰：「誠如爾言，是虎不除，這害弗校。」道士曰：「今歲盛暑時，市之乞涼而臥店外者，每失無蹤，人以為嶺無居民，毒虎遠捕人食。但恨是地無雄偉之夫，如有其人，能死此虎，合村感激不盡矣。」三緘曰：「待吾明日上嶺一觀。」道士曰：「道兄遠來，可以不必。」三緘曰：「如何？」道士曰：「虎，猛獸也，毫不通達人情。兄以修道之身，厲此險絕之地，如遇毒虎，居於乃腹，守身之道何存？」三緘聞言，未答所以。

次早催促徒眾，向鵝鸛嶺而投。行約廿里之多，已到嶺下，緩由野徑直登山頂，尋得摘星閣而入之。老道平而驚曰：「道兄何來？」三緘曰：「自平陽至此耳。」老道曰：「道兄來此固無驚怖，特恐難下是嶺焉。」三緘曰：「老道兄之驚訝者，莫非謂虎之毒歟？」老道曰：「然。」三緘曰：「吾正為是虎而來也。」言猶未已，閣外一聲大震，颯起狂風。老道曰：「毒虎臨矣。」

三緘取出腸絛子，望空拋去，毫光一披，當將毒虎緊束，真言念動，提入閣中。三緘坐於几間，以手向虎一指，其虎頭觸爪舞，忽吐人言曰：「仙官饒卻，自茲蠢獸不敢肆虐矣。」三緘曰：「爾於前劫所作何事，化此虎形？」虎曰：「吾係是邑總役，心腸最毒，凡有詞訟遇吾者，無不傾家破產，子散妻離，惡貫滿盈，斃於清官杖下。陰曹極刑受盡，牛羊犬豕已化數劫，不能蔽在生之辜。冥王恨吾心毒如虎，因以虎皮披體而化是形焉。」三緘曰：「既化為虎，應斂跡深山，為何在此嶺頭傷人性命？」虎曰：

「吾所吞噬者，皆不孝不悌之子孫也。」三緘曰：「爾今入吾掌握，又將如何？」虎曰：「願改惡從善，望仙官宥之。」三緘曰：「爾望吾宥，須從此潛形斂跡，毋得毒食村人。早晚之間，拜天答地。候爾心念易為慈祥，吾自有安置之區。」毒虎不勝歡欣，拜舞靡已。三緘收迴腸絛，又囑之曰：「膽敢背命，如前肆虐，吾必誅之。」言訖，命之出閣，虎似依依不捨。三緘曰：「爾欲脫毛衣，立念總無欺；仁心常在抱，人形自可期。」虎聞是言，若有會意，搖尾竟去，不知所護。